

新华
好读

肖复兴 要力石 主编
新华好读小说系列 9

田二要田记

刘友善 著

新华出版社

田二要田记

刘友善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田二要田记/刘友善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166-0203-4

I. ①田…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6990 号

田二要田记

作 者：刘友善

出 版 人：张百新

选题策划：张琳琅

责任编辑：张琳琅

责任印制：廖成华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责任校对：刘保利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河北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60mm×250mm

印 张：17.5

字 数：18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0203-4

定 价：2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目 录

第 一 章	田二，算你狠	001
第 二 章	岂不翻天了	021
第 三 章	反正我要找县长	039
第 四 章	简直就是个疯子	047
第 五 章	凡事不可过头	073
第 六 章	我又不是神经病	081
第 七 章	把乌纱帽押这儿了	100
第 八 章	跟我要横的人还没出生	116
第 九 章	别出丑卖乖	127
第 十 章	千万莫做蠢事	136

第十一章	天上掉钱啦	147
第十二章	干脆枪毙我	162
第十三章	把棺材卖了	175
第十四章	田要回来啦！	198
第十五章	太阳从西边出来	209
第十六章	我的故乡在南方	226
第十七章	忘掉田二吧	252
尾 声		272
后 记		275

第一章 田二，算你狠

1

麻子远恨不得刀劈活剐了田二。

天麻麻亮，麻子远就醒了。

昨天吃晚饭的时候，田二气冲冲地跑到他家里，把挂在堂屋大门两边的村支两委两块牌子摘下背走了。他忙丢下碗，一边追一边说好话，直追到田二家里，好说歹说半个晚上，也没把牌子要回来。

今天若还不把牌子要回来，传出去肯定是个笑话。去乡里开会，自己也会被他村的村长们笑死。

他赶忙起床，开门出了屋，在屋檐下的台阶上顿了一小会儿，长吸口气，肥胖的身子挪到屋场中央。

屋前屋后飘浮着一层薄薄的雾，仿佛被乳白色的牛奶浴过。

抬头望望，像是个下雨天。村路上还不见人。

走了十几步，他突然想起村里那个计划外生育的“大肚子”。尽管乡计生干部和村妇女主任多次上门，磨破了嘴皮子，“大肚子”仍死活不肯引产，还扬言要去乡里闹，说凭什么村里的干部可以生几个，她生

两个为什么不能？他决定顺路落一下“大肚子”家，免得到时挨乡里批评连申辩的机会也没有。

“大肚子”家屋门紧闭。他喊了几声，没人。一家人肯定躲外地去了，看样子不等孩子生下来就见不着这家的人影。他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觉得村长也不是他原先想象得那么好当。

来到田二家时，田二正端着个大搪瓷碗蹲在屋场前的台阶上漱口。

没等麻子远开口，田二就说他背村里的牌子怪不得他，村里若不把他承包的责任田调了，他打死也不把村里的牌子背回去。

麻子远心里清楚，田二想借此要挟村里，要回他的责任田。遗憾的是，很难，他也不会干。他不想重复昨晚的话，好话说多了，田二还以为村里怕他。

“田二，你本来是个老实人。”麻子远不得不上纲上线，说，“怎么不听一点招呼就胡来？光天化日之下，跑到我家里，摘村里的牌子，与村里作对，成心出老子的丑。这事要是放在从前，抓阶级斗争，你就是搞破坏，就是反革命，铁定要坐牢。”

“搞破坏，坐牢？”田二哼了一声，反问一句，“那村里不经我同意，调整我承包的责任田，又是搞什么？”

“田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你又不是不知道，何况县里要征地了。”

“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那是你们定的调，法律上从来没有这一条。就是县里要征地，也还没开始，征也得依法！”

“哪个没依法？”

“哪个？村里，依个什么法！”田二没好气地回了一句，接着，啜了一句痞话。

“莫讲痞话！”

“莫讲痞话？你们先莫搞痞事！你懂不懂法？”

“懂法？什么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

“笑话！连《农村土地承包法》都不懂，那我还是村长吗？”

田二偏着脑袋望着麻子远，等了片刻，又问：“你是村长，那我还问你一句，你说你懂《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农民承包的土地三十年不变，这一条你晓不晓得？”

“我怎么不晓得？”

“你既然晓得，可为什么三十年还没到期，就变了呢？”

“实际情况变了呀！”

“变个屁！”

“莫老讲痞话。县里要征地了，田越来越不均匀了。这些年，好多村民经常吵着要重新分田，你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田二想了想，说，“就依你说的，县里要征地了，田确实越来越不均匀了。但不能凭他们一吵，说分田就分田。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同他们关系好，就听他们的。那还要你这个村长干啥？你难道就没主见？你怎么不说，还有好多村民包括我都不同意分田呢！还有，我连坨都没有摸，也没有委托他人摸，你们就把我承包的田调了。县里征地，还没开始，好多村民也没签字，我也没签字，你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田用砖墙圈了越来。要不得！”

“要不得？那是你说的。再说，圈地是县里圈的，不关村里的事。”说到这里，麻子远思忖了一下，“我不是没主见，也不是凭关系，说分田就分田。至于你没摸坨^{*}，不能怪我，怪村里。还有，你说征地，是有好多村民没签字，包括你也没签，这是事实，不假。可你知不知道，那片田，县里迟早是要征的，村里也是为了配合县里招商引资，只不过听乡里的，提前了一点时间而已。”

田二眼一横：“那我不管，反正我承包的责任田不能动。”

“你说不能动就不能动？”“我说不能动就不能动！”

“算你狠！那村里还搞不搞发展？”

^{*}摸坨：地方方言，抓阄。

“我有什么狠？皮毛都没有。”田二摇了摇头，“村里搞发展，关我什么事！”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你别动不动拿大道理压人。反正我承包的田不到三十年，谁也不能乱来。”

麻子远这时不想就调田征地的事同田二无休止地争吵下去，他只想把牌子先哄到手再说。他转移了话题，语气也软了一点，说：“田二，田的事，先不争。我是这样想的，你先把村里牌子交出来，什么都好说。”

想得美！叫老子丢了兔子跟狗赶。田二心里说了一句，开口说：“我不是不交牌子，田给我了，我主动给你背回去。”

“村支两委的牌子，你藏哪儿啦，田二，你搞事不能太霸道*。”

“我搞事从来不霸道，是村里霸道。不然，你决不会不经我同意，我本人又没去开会，连坨也没摸，就把我承包的责任田调给别人了。你还反过来说我霸道，好笑！”

麻子远火大了：“你没开会，没摸坨，怪谁呢？高音喇叭喊你，你不去，打发人上门喊你，你仍硬是不去。要怪，怪你自己。”

田二的声音也跟着大了：“怪我自己？你讲点理好不好？”

“我哪里不讲理了？”

“还要我说？不仅不讲理，还不讲法。”

“那是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懒得和你讲。”田二说，“至于牌子，只要把田还给我，我就拿出来。我也不是硬要背村里的牌子，田的事，我找了你几次，你管都不管。”

“不是我不管，我才当几天村长，这么做也是想为村里做点事，你咋就不支持村里的工作呢？如果大伙儿都像你这样，我这个村长还怎

* 地方方言，意思是指做事执着，在困难中吃得苦，认死理。有时也被指遇事不讲理。

么当？”麻子远说，“那天村里调田，人确实没到齐，主要是一些打工的，但村里都事先电话联系过他们，他们都说没什么，叫亲戚邻居代摸一下，唯独你，你一家人没去一个人，话也没一句，全村的事，不可能被你一个人挡着办不成吧。皮会计呢，也是我叫他代你摸。我也没想到，他平常打牌的手气那么好，没承想那天帮你摸却摸了块差田。”

“该死的皮会计代我摸的！”田二一下来了火，说，“他就是帮我摸到一块好田，我也不见得会干。”

“那你就太犟啦。纯粹叫村里办不成事。”

麻子远这句话更撩发了田二的倔脾气，他望着麻子远说：“你硬要这么说，那我就犟一回看看。那块田毕竟是我承包的，谁也做不了我的主。我说不干就不干。”

“好好好，不干就不干。你先把村里的牌子拿出来再说吧。”

“牌子我可以给你，但我肯定要找皮会计的麻烦。”

“好好好，随你便。牌子先给我！”

田二转身进屋从床底下把村支两委两块牌子拿了出来，交给麻子远。

麻子远边接过牌子边说：“田二，你搞得没人情味，再不能这样搞啰，不然，我真的要发火了。”

“你发火，我也不怕！”田二没好气地说。

2

麻子远一走，田二越想越不对，觉得不该这么轻易就把村支两委两块牌子拿出来交给麻子远，再怎么着也要等和村会计皮兴财扯皮扯完了或者村里把田还给了他再把牌子还给村里。他不禁怪自己没有定主，听不得几句好话，心肠就软了。还是找村会计皮兴财看看吧，不然，就吃睡在他家里不走了。

皮兴财正准备出门，推着头天新买的摩托车，在屋场中央高高兴兴地骑了上去。他发动摩托车，正准备骑走，抬头见田二张开双臂拦在摩

托车前面，不由得愣了一下，心想，从不找他的田二上门莫非为摸坨的事来找麻烦啦！他只好把摩托车熄火，从车上跳了下来，急忙进屋搬出一把椅子，对田二小声说：“坐吧！”

“没工夫！”

“那么忙啊——”皮兴财拉长了声音，心里好像在想别的事情，接着问了一句毫不着边际的话，“你不去下田？”

“下什么田！”田二一边没好气地说，一边望着摩托车，上前摸了摸。

皮兴财见田二对摩托车感兴趣，无话找话地对田二说：“田二，你看这辆摩托车漂亮不漂亮？”

“新家伙，肯定漂亮！”田二边说边骑了上去，双手不停地拍打着摩托车问道，“要五千块钱吧？”

“差不多！”皮兴财点点头说，“你猜得还准！”

“妈的，老子搞一年还搞不到一辆摩托车钱。”田二生气地望着皮兴财说，“我没田插了。”

“你没田插了？”皮兴财一时没反应过来，摸头不知脑地问。

“是啊，你把我承包的田调给别人了。”

“什么？我把你承包的田调给别人了？田二，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逞能，替老子摸坨，调老子的田！”

“我逞能？我逞什么能？”皮兴财放大了声音追问道，“田二，哪个说的，我替你摸坨，调你的田？”

“哪个？你就不要问了。老子只问你，那天，是不是你替老子摸的坨？”

“我没替你摸坨。”皮兴财这时根本就不想承认，“再说，村里调田又不是调你一个人的田，也不是没调田给你。话说回来，不就是调给你的田，田况差了点，面积少了一亩多吗？”

“田况差一点？面积少了一亩多？我告诉你，不是田差不差，面积少不少的问题。你不站出来逞能，替我摸坨签字，村里就调不了田，县

里也就征不了地。那么，我承包的责任田还是我的田。我实话告诉你，不是我承包的田，打死我，我也不插。”

“那我也实话告诉你，我没替你摸坨。你的田，调给了别人，就是别人的田。别人的田，调给了你，就是你的田。你硬是不插，不能找我。”

“不找你？找谁？”田二不耐烦了，嗓门越来越大。

“村里根本不是我当家。”皮兴财也不不耐烦了，“我也当不了家，调田是村里的公事，又不是我和你两个人的私事。你跑到我家里纠缠我，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说呢？我不是要纠缠你，我也没时候纠缠你。你说，村里不是你当家，你也当不了家，那我问你，你凭什么当我的家？我不找你，找谁？”

“找村里呀！”皮兴财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你是村会计，找你就是找村里。”田二说，“何况是你代我摸的坨。我呢，就几亩薄田，比不得你们当干部的。没田，我全家就得饿死。”说着，他伸手拔掉了车钥匙，在手里抛了抛。

“当干部的怎么啦？有钱得很啦！”皮兴财阴沉着脸，“你没田，全家会饿死？那是你没用，关我什么事！”

“怎么不关你事？作为村会计，不大不小也是村里的主要干部吧，你总不能不经我同意替我摸坨，把我承包的田调整吧。那不是要眼睁睁看着我一家人饿死，是什么？你知不知道，每回村里换届，我全家都给你画了圈圈呢！”说着，田二伸出右手，弯起大拇指，张开其他四个手指头，加重了语气，“还是四票呢！”

他继续说：“我，一没吃你一根烟，二没喝你一杯茶，感谢的话，也没听你说一句。你现在倒好，不问青红皂白，逞什么能，代我摸坨签字。好像我承包的田是你的。我没别的要求，就一条：赔钱，五千块！”

田二的脸拉了下来，摸了摸摩托车，抬头把车钥匙朝皮兴财扬了扬

说：“这辆摩托车抵押给我算了——幸好我不会骑摩托车，不然，我才懒得跟你啰里啰唆。”

说完，他迟疑了一下，又说：“这样吧，车钥匙，我先带走了，摩托车呢，待会儿我找个人来骑。”说罢，他从摩托车上下来，身子差点失控，打了个踉跄，急忙双手撑地，接着站了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尘。

皮兴财心里直冒火，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田二，你不要不讲道理，胡搅蛮缠！”

“我不讲道理，胡搅蛮缠？”田二转身朝皮兴财一横，“我要是不讲道理，胡搅蛮缠，你堂客早教不成书了。”

“我堂客早教书不成了？”

“你不记得啦？‘三八二十八’。”

皮兴财想起来了，那是他女人的一个笑话，好多年前的事了。

他女人是村里老支书的女儿，初中没毕业，就在村里当了小学代课老师。有一年，他女人上课时教乘法口诀，把“三八二十四”念成了“三八二十八”。田二的儿子正好在她那个班，举手站了起来，说：“老师，老师，三八二十四，不是三八二十八。”他女人当场在田二儿子的脑壳上敲了个包。

田二为此气愤不已，跑到学校，找皮兴财女人评理。皮兴财女人不仅不认错，还振振有词地说什么念成“三八二十八”又怎么样？第二堂数学课，她还要教学生减去“四”，不就是“三八二十四”吗？弄得田二哭笑不得，非上教育局告状不可。皮兴财连夜上田二家，赔礼说好话，求田二不上告，才平息此事。事后，他女人逢人便解释说是一时口误。不过，这个笑话，至今仍是全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田二，老掉牙的事，过去了好多年，你扯起来还有什么意思？”

“我扯起来是想告诉你，我不是不讲道理胡搅蛮缠的人。你想想，这些年，你一没插田，二没做生意，不就是靠你当村干部和搭帮你堂客教书，修楼房，供四个孩子读书上大学。像我一个种田的，你不累断筋骨，浑身也要脱层皮。还有，你结婚不到四年，生了三个女儿，差

不多一年一个。后来，你又生了个儿子。老子不也没告你的状？老子年纪和你差不多，老子的堂客还比你堂客小两岁。再说，老子的身体不见得比你差，就生了一个。你以为老子生不出来？老子不是吹牛皮，说句不怕丑的话，哪个女的穿了老子的短裤，肚子都要大起来，而且还都是男孩呢！”

皮兴财见田二话越说越离谱，脸上越发挂不住，他扬了扬下巴说：“田二，你别尽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说。老子的大女儿都出嫁有孩子了，你要告，你就去告吧！”停顿了一下，他又说，“田二，你硬是看上了我的摩托车，我送给你算了！”

“当真？”

“老子说话从来当真。不过，田二，你要弄清楚，我昨天才买的摩托车，崭新的。”

“我说呢，还是舍不得吧！”

皮兴财一时感到很窘。心想，这时自己还犯不着同田二吵，也吵不出名堂。这么想着，他板起脸瞪了田二一眼，指着摩托车，说：“哪个王八舍不得？田二，你有本事，现在就把摩托车给老子骑走！”

“你别欺负老子不会骑摩托车。”田二也板起了脸，“老子不会骑，老子背得起。老子不想要车，也不想要钱，老子只想要承包的责任田。你说，调我的田是公事，那么，我会打一张五千块钱的条子给你，你好找公家报销。”说到这，田二想了想，又说，“要不这样吧，到时候，一手交钱，一手交车，怎么样？”

“我同你交个屁！”皮兴财大怒，骂了一句，“妈的！”

你妈的！田二心里回骂了一句。这个时候，他也还不想和皮兴财撕破脸，就半开玩笑半认真说：“皮会计，你莫骂人，人人都有妈。”说着，他又拍了拍摩托车两下，“说句实话，你白送我摩托车，我也没用。既当不得柴烧，也当不得饭吃。”

“田二，”皮兴财火气似乎小了一点，但语气很硬，“我的东西从来不自送人。我跟你讲，今天你要是把摩托车弄走了，到时候你不乖乖

给我送回来，我皮兴财就不在村里走路了！”

“我晓得！”田二头一仰，语气也很硬，“我从来也不白要别人的东西。我也给你说，过几天，你不乖乖把田还给我，甚至村里还想我同意征地签字，我田二也不在村里走路了！”说到这里，他手一挥，几乎跳起来，“老子不信，你他妈的，不经过老子同意给老子摸坨把老子承包的责任田调整了，你的道理还足些？老子讲到哪里都要讲赢你！”

皮兴财也回吼了一句：“老子不同你讲，老子跟你讲过无数回啦，不是老子给你摸的坨，你硬要赖在老子身上！”

“老子说你冤枉话，不得好死！”田二望着皮兴财，声音小了一点，“你不同老子讲，老子也懒得同你讲！”说完，他把钥匙扣套在右手食指上，高高地举过头顶，一边甩着圈，一边吹着口哨，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皮兴财干瞪着眼，望着田二远去的背影气得直跺脚。他想，幸亏老子手里还有一把车钥匙。不过，今天是不能骑摩托车了，不然，田二再返回来，又会扯皮。还是先到麻子远家去，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他，看他怎么处理。他转身进到屋里，找出那把钥匙，出屋把摩托车推进屋，然后推出一辆自行车，锁好门，并特意回头望了一眼，就匆匆地骑着自行车出了屋场。

3

麻子远回到家，立马叫来村里的电工。他咬着牙，一再吩咐电工把墙用电钻钻穿了都不要紧，只管把牌子给钉牢点，最好把螺丝帽上也点点焊，看谁还能把村里的牌子偷走。就是下届村里换届选举，他即使选不上村长，也使他们摘不掉牌子，那么，村里的牌子就永远挂在他家了。

村里早就没了村部。前几年，上面天天喊消赤减债，能卖则卖。仅剩几栋破房子的村部被很便宜地卖掉了，而村里的债却未见减少一分。

回想当选村长那天，唱票结束不到一秒钟，皮兴财就飞奔到老村长家，把村支两委两块牌子背到了他家里，挂在了他家堂屋大门的两边。太阳下山了，他回到家，驻足在屋场上，用挑剔的目光久久地审视着村支两委两块牌子。

村部的扩音器也放在了床头。睡在床上都可以随时向村民发号施令，甚至做报告了！他不禁对村部生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

从那一刻起，麻子远就逐渐养成了进屋前必看一会儿村支两委两块牌子的习惯。

要不是大女儿进了乡政府上班，当了多年的村民小组长麻子远也不可能生出一种不可遏止的渴望：当村长。

事情就那么怪，人的运气到了，门板都挡不住。他真当上了村长。

不知为什么，一当上村长，他便开始感觉到一种妙不可言的东西，很神秘地降临到了自己身上，挥之不去。

据说，一年下来，作为一村之长，光正大光明的收入，少说也抵得上十几亩稻田的年成，还有好多村民看不见摸不着的好处。

看来几千斤谷子不是白卖的，要是当初村委会换届选举时，自己不狠心拿那几千斤谷子换来两箱烟，发给村民，即使大女儿在乡里，也不见得能当上村长，到时恐怕只有悔青肠子的份了……

看着电焊工钉牢的牌子瞎想一阵后，他脑子里又闪过一个念头，村里再穷，也不穷这几个小钱，干脆买个报警器安上去，看谁还敢来偷村里的牌子！或者安排几个民兵日夜站岗，又或者心狠点，把这牌子通体通上电，谁偷，电死谁！

对付这些人，不蛮横点，他们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

牌子刚挂好，皮兴财就骑着自行车进了屋场。麻子远见皮兴财没骑摩托车，心里愣道：这个皮兴财，不愧是个算账的，放着新买的摩托车不骑，蛮会心疼自己的东西嘞！

皮兴财骑着自行车一直到屋阶下才停下来，然后下车慢慢支好自行车车架，喊了一声“村长！”

“兴财，看你的样子，好像全村人欠了你的钱一辈子不还你似的。”麻子远说，接着问了一句，“吃早饭了吗？”

“气都气饱了！”

“什么意思？”

“田二疯了，刚才跑到我家里，硬说我代他摸的坨。找我要田，要不补他五千块钱。”

“不会吧？”麻子远故意显得有点惊讶。

“我骗你干什么？摩托车已经被他抵押了！”

“真的？”麻子远迟疑了一会儿，“看不出田二还真有点混账呢。你不知道，他昨天天还没黑，跑到老子屋里把村里的牌子背到了他家里，我拦都没拦住。我也是刚刚才找他要回来。”说完，他心想，征地的手续还没开始办，田二就开始叫板了，村里往后还怎么干事呢？

“田二是蛮犟。幸亏他不会骑摩托车，只把车钥匙拔走了，说等会儿找个人把摩托车开走。”

“你呀，没用！”

“我没用？我是懒得同他扯皮。”皮兴财咕哝了一句，他本来是用来找麻子远诉委屈的，反而被他教训了一句，这使他很恼火。他望着麻子远，心想，说我没用，你还不是也没什么用，人在屋里都让田二把村里的牌子背走了。这时，他又想，是哪个王八说的呢？他便骂了起来，“妈的，哪个王八说我跟他摸的坨，老子要掐死他！”

皮兴财骂得太难听了。麻子远火气猛然冒上来，正准备发作，一想又不得不忍住，毕竟是自己说漏了嘴，或者说出卖了皮会计，有点不地道，皱着的眉头渐渐松了下来。麻子远不温不火地说：

“莫骂，莫骂。那天，你代他摸坨，全村人都晓得。其实这件事本来就是芝麻大点的事，相对村里要办的事。兴财，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出面找田二的，把事情给他说清楚。因为这一切都是村支两委集体研究决定的，几乎得到了全村村民的同意。要想把田调得公平一点，除了抓阄，也就是摸坨，再也找不到好法子。田二又不来，高音喇